第 53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3, No. 3
2016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6

清词中的“离乱”书写

欧 明 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州 350007)

摘 要: 清代特别是近代,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灾难不断,许多人流离失所。清词中的“离乱”书写,是乱离人的心灵痛史,词人用文学语言将残酷的现实生活化为美丽的忧伤,谱成凄苦哀婉的感伤曲。衰败残缺的物象,灰冷色调的“阴性”词语,有效表达了哀伤凄凉的情绪,营造出清冷幽凄的意境。离乱词侧重书写乱世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理,弥漫着沦落感、苍凉感、渺茫感、幻灭感,独抒性灵,是“热血”铸就的真文学,是典型的“穷而后工”。词人以词纪实,以词写史,如杜甫“诗史”,堪称“词史”,为词坛开辟出新境界。面对苦难,词人没有缺席、失语,自觉担当起这种苦难,书写着生命的执着。

关键词: 清词;离乱;书写;穷而后工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3-0083-09

“离乱”,又称“乱离”,是人们因天灾人祸特别是战乱而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相对于安居乐业的常态生活而言,离乱是“非常态”生活。文学是描写社会、表现人生、抒写情感的,词的离乱书写就是生死存亡之际,词人将离乱情状记录描绘下来,将万般愁绪悲情倾诉出来。唐代以来,历代皆有不少离乱词,而清代特别是近代,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灾难不断,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词的离乱书写内容更丰富,特色更明显,因此也更有研究价值。目前,学界除少数“个案”研究如蒋春霖词、“淮海词人群”、《庚子秋词》以及有关“词史”的论文涉及“离乱”词外,尚无一篇论文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评价,本文试作初步探讨,以期对拓展和深化清词及整个词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

清代历史的很长时间段,是战乱史、灾难史,也是民众的离乱史、苦难史。清词史的不少篇章,是乱离人的心灵痛史。离乱词书写者身份各异,既有显赫的朝廷命官,也有蒋春霖、王鹏运、朱祖谋等词坛名家,更多的是普通文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各色人等皆有。他们是乱世的“流民”,是“多余人”,是伤心人。劫难面前,除少数有血性者,词人都是弱者。词人不因离乱而放弃创作,依然执着地追求风雅生活,用审美眼光看待生活,以词体表现苦难,用文学语言将残酷的现实生活化为美丽的忧伤,谱成哀婉的感伤曲。李佳《左庵词话》卷下载刘炳照自题《秋窗填词图》云:“一寸词肠,七分是血,三分是泪。”① 离乱词是“血”和“泪”凝成的风雅。

清代历次内乱外患,不少词人如汤贻汾、宋志沂等死于战乱,文人的厄运,也是词坛的劫难。清代词史,一定程度上看,也是词作劫难史,离乱词文献散佚甚多,令人心痛。今存离乱词多集中于赵起的《约园词稿》、蒋春霖的《水云楼词》、李肇增选辑的《淮海秋笳集》、王鹏运等人的《庚子秋词》及其续集《春蛰吟》等,散见于词集及文集中的亦不少。

离乱词书写的内容十分丰富。词人依亲历体验,以自己的视角选择书写对象。其中最多的是

收稿日期:2014-07-21

作者简介:欧明俊,男,安徽五河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社科基地福建师大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146 页。

书写战乱,写离乱生活本身,宗源瀚《水云楼词续·序》云:“同治壬戌以后,予居泰州数年,兵戈方盛,人士流离,渡江而来,率多才杰……而蒋鹿潭之词尤著。”①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曰:“兵火水旱,时局多艰,贫病死生,壮心顿尽。盖自余游晋适秦,而故乡零落,殆少一日之聚矣!”②词人亲历了极端的生存体验,将切肤之痛真实、形象地描写记录下来,表现了战争的残酷。

清代历次战乱,作为历史“见证人”,词人都有书写。清初,明代遗民词人有不少离乱书写,学界一般归于明代词史,此处略去不论。中英鸦片战争造成的离乱,词中有所反映。龚自珍《百字令·投袁大琴南》云:“无奈苍狗看云,红羊数劫,惘惘休提起。”古人以为丙午、丁未是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丙丁为火,色红,未属羊,故称。王宪成《扬州慢·壬寅四月过扬州用白石韵》,写道光二十二年 (1842)经过扬州城,扬州向来富丽繁华,鸦片战争后,却一片萧条凄清,“忍忆平山堂下,青芜遍、弦管无声。笑浮云游子,隐忧空逐潮生”。谭献《箧中词·今集》卷四评曰:“鹾纲既坏,海氛又恶,杜诗韩笔,敛抑入倚声,足当词史。”③

太平天国战事,词人离乱最多,离乱书写也最丰富。如咸丰三年(1853) 十一月,太平军破扬州,蒋春霖填《扬州慢》(野幕巢乌)纪实;咸丰五年(1855)初春,又写《金缕曲》(雪净梅根土),悲叹战乱后扬州萧条破败的景象,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文人的惊惧心理。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常州,女词人陆蓉佩全家逃离避难于如皋,生活困顿异常,同治元年(1862),她作《满江红·壬戌之冬避居崇川感而赋此》,抒发流离之苦和重回故乡的渴望以及对历史兴废的感慨,与传统女性词作异乎其趣。

词人还书写了中法战事。光绪九年(1883)起,中法战火蔓延,海氛日亟,张景祁宦游台湾诸词多纪实抒愤,慷慨苍凉。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初,法军进攻基隆和淡水,刘铭传放弃基隆,专守淡水。十月下旬,法军对台实行海上封锁,局势危如累卵。张景祁《酹江月》即写此背景下亲身经历的一次险情,词序云:“法夷既据基隆,擅设海禁。初冬,余自新竹旧港内渡,遇敌艘巡逻者驶及之,几为所困。暴风陡作,去帆如马,始免于难,中夜抵福清之观音澳,宿茅舍,感赋。”词中流露出山河破碎、此恨难雪的悲愤之情。《秋霁·基隆秋感》写宝岛秋天的萧瑟,以苍凉笔触抒写国事日非的现状,彻骨之痛贯穿全篇。谭献《箧中词·今集续》卷二评曰:“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又总评张景祁词:“故山兵劫,同好晨星。乱定重见,君已摧锋落机,谢去斧藻。中年哀乐,登科已迟。又复屈承明之著作,走海国之靴板,不无黄钟瓦缶之伤。”④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清军节节败退,京城一片风声鹤唳。光绪二十一年,王鹏运《水龙吟·乙未燕九日作》描写了昔日京城重九节的繁华景象和战后的萧条冷清,通过今昔对比,流露出对国事的担忧。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义和团事变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城遭受到空前浩劫。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西狩”,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困居于京城中。王鹏运《庚子秋词·自序》曰:“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秋夜渐长,哀蛩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駴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⑤就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相互唱和,以词叙写感愤,成《庚子秋词》二卷,用曲折隐晦的笔调表达黍离之哀,反映了士大夫的心灵震荡。王鹏运《十二时》(莽莽烽烟惊远目)、刘福姚《雨中花》(望渺渺中原何处是)等,沉郁苍凉,满纸都是血泪。《庚子秋词》中经常描写眺望烽火江山所引起的悲慨,如:“满眼沧桑旧城郭,漫怨吟辽鹤。”(王鹏运《滴

① 冯其庸:《水云楼诗词辑校》,济南:齐鲁书社 1986 年版,第 211 页。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573 页。
③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箧中词·广箧中词》合刊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60 页。
④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箧中词·广箧中词》合刊本,第 583 页。
⑤ 王鹏运辑:《庚子秋词》,浙江图书馆藏清末民初石印本,卷首。

滴金》)“满目雨悲云诧,望极中条太华。”(朱祖谋《醉乡春》)词人倾吐了内心的震撼、惊悸、愤怒和哀伤,不仅忧己,更忧君、忧国,将忧患升华。徐定超《庚子秋词·叙》认为《庚子秋词》与庾信《哀江南赋》、杜甫《悲陈陶》一样忠义忧幽,缠绵悱恻,皆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者。①

词人的离乱书写观察视角不尽相同,有各自的书写“兴趣”点。有的正面描写战事和离乱情状,如蒋春霖《木兰花慢》:“正铁锁横江,长旗树垒,半壁尘埃。”《虞美人》:“酒边休唱念家山,还是兵戈满眼路漫漫。”有的写亲人间的生离死别,朱祖谋《尉迟杯》词序云:“今年烽火中促舍弟重叔南归,倚声为别,惨不成章。天寒岁晏,稍得消息,偶忆断句,足成此词。颍滨对床之思,杜陵书剑之痛,重叔读之,当亦泛澜之横集也。”有的写家破人亡之痛,女词人左锡嘉于咸丰元年(1851)嫁给曾咏为继室,同治元年(1862),攻打太平军的曾咏卒于安庆军中,她履险扶柩归于其夫故里四川,自绘《孤舟入蜀图》,遍征海内名士题咏。她将世乱夫亡、颠沛流离的惨痛生活作出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如杜鹃泣血悲啼。

战火摧毁了词人的家园,咸丰三年,张鸿卓填《高阳台》(坏瓦苔攒),词序曰:“百年老屋毁于兵燹,仅砌角菊花一丛于废瓦中凌霜独灿,犹忆是数年前亡孙声远植以娱老人者。”词人成为“流浪者”,是“流亡作家”,“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词中多写非人的生存状态。如离乡背井、漂泊流离之叹,蒋春霖31岁流寓东台、泰州等地,从此半生漂泊,身世悲凉。咸丰八年(1858),他丁母忧家居时,填《八声甘州·赠褚又梅》,以酬答形式抒发“飘泊可怜淮海,风雨醉殊乡”的天涯沦落之感。咸丰十年(1860),潘观保作《哀江南》(腊易成灰),词序曰:“家山一别,倏又春深,劫火茫茫,欲归无所。自度此腔,命之曰《哀江南》。仆本恨人,伊郁善感,伤时怀旧,不自觉其音之噍杀也。”流离飘摇之悲,令人心酸。词多悲苦哀婉的思乡之情,咸丰三年,宋志沂《蕙兰芳引·癸丑上巳吴门避乱》感叹“故乡似客。谁念我、花下倚阑岑寂”。许宗衡《金缕曲》云:“年来烽火台城路。念无端、家山唱破,凄凉谁主。似有箫声闻鬼哭,忍忆板桥风雨。”哀怨凄凉,令人嘘唏。战乱给词人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故乡是精神的“根”,故土难离,对故园的思念刻骨铭心,词是饱蘸泪水写就的,思乡之切,漂泊之叹,伤时之悲,一齐涌出,写得悲情四溢,催人泪下。

患难见真情,离乱之世,友情愈显可贵。蒋春霖生病,杜文澜填《无闷》(长剑当年)以代《七发》安慰他。词人多写对友朋的思念之情,道光三十年(1850),潘钟瑞寓居沪渎,填《西窗烛》(鸥无片席),词序云:“海上依人倏逾一载,挑灯听雨,秋气深矣。赋谭在庵自度腔,寄曹子千甬东,追念昔日同社诸君,感从中来。”患难见真情,苦难中的人性美,是人性中的光辉。词人还关注他人的命运,充满同情和悲悯,如同治三年(1864),蒋春霖填《庆宫春》(惨月啼鹃)悼念朋友妻子。

词人抒写了世人的厌乱心理。庚子乱时,高翀寓居沪上,《翠楼吟》词序曰:“庚子六月,拳氛未靖,沪亦一夕数惊。予方初婚,内家不允住沪,同学侯君叔寅绍祖招往住其家,遂居沪西王家巷。”又《定风波》词序云:“昨夜闻大声发于沪南,疑为炮也。今探系制造局火药轰炸。危乱之秋,忽肇此变,人心惶恐为何如耶,故追忆之。”身遭离乱,人如惊弓之鸟,惊悸恐惧。战乱带给人们痛苦的记忆,光绪七年(1881),黄文达在上海作《西河》(金粉地),词序曰:“乱后返白下,过秦淮、雨花台、白鹭洲等处,颓垣断础,满目凄凉。今追忆之,不胜沧桑之感,因次周清真‘金陵怀古’韵吊之。”经历的苦难,词人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词人写人抒情外,还写景咏物,特别是遭到破坏的人造“文化物”。如蒋春霖《一萼红》之“冷雨宫垣,斜阳乔木,还听笳鼓沉沉”,《玲珑四犯》之“关河战罢余萧瑟”。萧条残破的景物,正是战争带来的创伤。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一论清初词时说:“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

① 王鹏运辑:《庚子秋词》,卷首。

啼非假。”①以物衬托人,物犹如此,人何以堪!

离乱词哀音苦调,总体上呈现出“凄异”的感情基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郑文焯作《过秦楼》,词序云:“遭时乱离,游情匪昔,感时属景,不自知其词之凄异也。”王之春概括《淮海秋笳集》总体特征时说:“都为哀怨之音,盖因兵燹仳离,有感而作也。”②哀怨悲切之音,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令人肠断。

离乱既久,有些词人还有意将苦难生活过滤、淡化,主动缓释、消解苦难,减轻生命的痛感,只求内心的平静安顿。陆蓉佩《水调歌头·寒夜不寐起坐对月口占》,表现“莫忆江南旧梦,且抱眼前真乐,无事即神仙”的豁达放旷,这种“尘外之想”,是痛苦之极的一种心理自慰,以忍耐和欣赏的态度重新面对一切苦难,将“兴亡事,今古恨”付诸云烟,将人间诸相“一笑向婵娟”,轻松解脱,超越一般妇人的涕泪哭诉,追求诗意生存,这是苦中作乐,是“含泪的微笑”。词人还学会忘却,以美好的想象抑制眼前的痛苦,生活在希望中,是离乱词中难得的亮色。刘熙载太平天国时流离上海,作《卜算子·沪上喜雨》,一场久旱后的春雨,词人无田也喜不自胜,想到流民可返乡团圆,有望丰收,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这是词人对他者生命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充满悲天悯人情怀,超越了一己之私。

战乱书写外,词人还有水灾书写等。如周星誉《东鸥草堂词》中有《念奴娇》(月吾问汝),词序曰:“十二夜,陪月村先生登长洲廨东小阁看月,时江北诸郡县大水,即事拈前调寓感。”大水之后,大江南北一派荒凉,灾民流离失所,无处栖身;统治者却日夜“欢宴”,置百姓死活于不顾。想起自己,原也有匡时济世的抱负,无奈穷愁潦倒,温饱难继,不过一介无用“腐儒”,只好借酒消愁,放声痛哭。

离乱词真实记录了乱世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了乱离人的各种心理和悲伤表情。

二

词人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书写离乱的,很少发议论,不注重衣衫褴褛、愁眉苦脸等外在描写,多为抒情,写感觉,重内心之感发。如蒋春霖《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全写感受,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予以深细刻画,以渲染、烘托凄厉悲苦情绪。

离乱词有各种写法,词人多抓住一些典型事件、人物描写刻画。蒋春霖《甘州》(待低拜),表现青年男女因战乱不能团聚的痛苦,词序曰:“洪彦先与秦淮女子有桃叶渡江之约,未果而金陵陷,不可寻问矣。彦先哀之,为赋此解。”金陵沦陷而“桃叶渡江之约”遂成泡影,最终落得“相思泪,都化啼鹃”,词人深沉感叹中体现出悲悯情怀。

词人感情的表达,有的外放显露,直抒胸臆。词中随处可见哭、泪、涕、血、悲、苦、愁、恨、伤心、肠断等词语,感情色彩十分强烈。庄棫《临江仙·江行杂咏》其三曰:“承平风景记依稀。战征将廿载,涕泪暗双垂。”有的用赋体,正面描写,直言其事,将战乱场景描摹得淋漓尽致,读之如临其境。蒋春霖《扬州慢》(野幕巢乌)词序云:“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贼趋京口,报官军收扬州。”“癸丑”为咸丰三年,扬州太平军被清军包围半年,至十一月,突围而出,琦善军入扬州。词以赋笔直书芜城之榛莽,不啻是一篇《芜城赋》。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五评曰:“赋体至此,转高于比兴矣。”③光绪十年(1884)春,张景祁《望海潮》写道:“笳鼓正连营。听回潮夜半,添助军声。尚有楼船,鲎帆影里矗危旌。”亦用此笔法。

更多词人是托兴深微,隐喻言意,善用暗示,含蓄、内敛表达感情。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克金陵,三月三十一日,又攻克重镇镇江。蒋春霖《踏莎行·癸丑三月赋》用隐喻方式反映这一历史事件,词里没有“角声”“戍鼓”“金戈铁马”

①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箧中词·广箧中词》合刊本,第 608 页。
② 王之春:《椒生随笔》卷二,清光绪七年刻本。
③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箧中词·广箧中词》合刊本,第 565 页。

之类常用于描绘战争的词语,读者可能误认为是词人多愁善感的伤春之作,其实词全用比兴,题旨隐晦,联系三月战事,自不难索解,词中斜阳、杨花、老红等字眼,透露出词人忧伤心情。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五评曰:“咏金陵沦陷事,此谓词史。”①《浪淘沙》(云气压虚阑)全用比兴,托体高华,不露只字,又无一语不是指当时战事。《卜算子》(燕子不曾来)隐喻一种渺茫的心理,阴阴雨、落花、飞絮、浮萍等意象,暗示了词人落寞情怀,显然是咸丰兵事的折光。

词人喜借景抒情,借物寓怀,乱离人笔下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染上感伤情绪。蒋春霖《瑶华·败荷》以“败荷”自况,借“败苇荒芦”“横塘秋意”以喻自己沦落飘零的身世,充满浓重的悲凉情调。陆蓉佩词选择感伤性意象来婉转曲折地表达凄凉的人生感受,《贺新凉·闻雁》通过寒冷秋夜中独自飞翔、漂泊天宇的孤鸿形象,表达“苍茫身世常为客”的悲感,嘹唳的孤鸿正是词人“天涯漂泊”的“表情符号”。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②词人已将情感心理投射到景语上。有些词浓墨重彩,如山水画中泼墨大写意。蒋春霖有不少词作是着色很浓的战争图卷,如《木兰花慢》(破惊涛一叶),无须解释,一看便知描写的是战争。

战乱导致许多人丧生,到处都是阴森恐怖的场景,人间变成地狱,令人触目惊心。词人善于气氛渲染,形象地描绘了一幕幕人世惨象。蒋春霖词中最多此类描写,如“十里深芜阴磷碧,哭青山、谁唤春魂语。”(《金缕曲》)“月黑流萤何处?西风黯、鬼火星星。”(《扬州慢》)阴森之气袭人,《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鬼气森森,令人毛骨悚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评曰:“绘声绘影,字字阴森,逼人毛发,真乃笔端有鬼。”③薛时雨词多书写战后荒凉景象,如《台城路》写金陵郊外的“月黑鸮鸣,云阴鬼哭”等。同治三年(1864),薛时雨作《多丽》(万磷青),描述的是清军第二次攻破杭州后的惨状,词序云:“别西湖五载矣。甲子中元节建盂兰会于湖上,礼佛云林寺,循岳坟、苏堤而归。老葑蔽天,湖流如线,荒凉景况,触目伤心,偶忆蜕岩旧词,三复不能自已,用原韵书感。”美丽的西子湖畔,放眼尽是“白骨野哭”的惨状,读之心惊神伤。

意象即包含着文化蕴涵的物象,积淀着独特的审美意味。词人选择意象来表达离乱之情,词中常见的意象,如烟、云、蓬、萍,表达的是漂泊流离,身不由己的离散;孤雁、哀蛩、啼鹃、哀蝉,表达的是孤独无助。离乱词中触目可见衰败残缺物象,断桥、断壁、颓垣,残山、荒江、衰草、残叶、败荷、败絮,寒冰、残雪,冷月、残月、斜阳,灰冷色调的“阴性”词语,形成一种“感觉和弦”,有效表达了哀伤凄凉的情绪,营造出清冷幽凄的意境。离乱词中有不少高频词汇,如战火、兵燹、劫火、板荡、浩劫、焚掠、城陷、芜城,水灾、旱灾,死、鬼哭、白骨、磷火、阴磷,荒年、饥馑,萧条、疮痍、铜驼、残笛、悲笳,漂泊、流离、羁旅,梦、虚、幻、空,等等。这些高频词汇,通过词人的生花妙笔,艺术化组合,形成幽清凄厉的总体审美特征,一种婉转低回、吞吐不尽的悲情美。

离乱词写真情,绘真境,和血和泪,倾泻而出。分离、流浪、漂泊、沦落、羁旅,穷困、饥饿、冻馁、疾病,落魄、迷惘、惊悸、恐惧、悲戚、哀痛,孤独、落寞、感伤、凄凉,虚无、幻灭,寻找、追求、企盼,无根无家,无依无靠,无援无助,无望无奈,离乱词侧重书写乱世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理。道不尽的悲愁,道不尽的苦寒气,苦难无尽头,词中弥漫着沦落感、苍凉感、渺茫感、幻灭感。离乱词是凄苦哀婉的感伤曲,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令人感同身受,读之不禁潸然泪下。

离乱词中最常见的手法是对比,盛世和乱世对比,安定和漂泊对比,故乡和他乡对比,现实和梦幻对比,自我和他人对比。如今昔对比,杜文澜

---

①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箧中词·广箧中词》合刊本,第 564 页。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 4239 页。
③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872 页。

《忆旧游·与蒋鹿潭话黄鹤旧游》云:“自战鼓西来,楚歌不竞,望断空楼。前游。漫回首,便十里春风,何处扬州。”庄棫《临江仙·江行杂咏》四首其三云:

> 绕遍青山横北郭,郭门正对苔矶。矶边燕子几时飞?江空沙岸阔,风定客舟归。　　尚有石亭今不见,卧碑宸翰留题。承平风景记依稀。战征将廿载,涕泪暗双垂。

词人身经战乱,长年四处奔波,生活穷困,很自然地想起昔日“承平风景”,产生今昔之悲。对比手法,反差强烈,如版画黑白分明,形成巨大的艺术震撼力。

三

造成离乱的原因首先是战争,是人祸,其次是天灾。清代特别是近代,面对的一是内乱,一是外患。内乱有清初平三藩,之后的太平天国战事;外患有中英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入侵等,内乱、外患都造成了离乱。离乱词的书写者很大一部分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立场规定了他们不懂得从根本上找原因,不会认为是统治者的腐败无能造成离乱,而是把战乱的原因完全归于“匪逆”,如蒋春霖在词中径称太平军为“贼”,他认为是太平军肇乱,致使生民流离。也有个别词人把矛头对着封建统治者,同情农民起义。如诸可宝有《莺啼序·丁卯舟次纪感时官军初下金陵》,对失陷天京的太平天国表示惋惜,“十年里、残劫红羊,旧时豪杰何处”,明指太平天国事。对于外患,词人皆立场鲜明,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上谴责入侵者。词人多客观描写战争的残酷,痛心于战争对无数无辜生命的滥杀,再现乱世生灵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从特定角度反映真实的社会离乱图景。

面对人生困境,词人多退缩到生命本身、生活本身。对他们来说,活着最重要,活着就是意义,故多表达个体的“生命关怀”,不大关注自己以外的“公共领域”,很少明确表达平时忠君爱国、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因个性不同,词中所表达的感情如悲伤、忧愁、凄厉、愤恨、埋怨等强弱程度不一样。离乱词书写的是一种心灵的倾诉和哭泣,作者多纯情词人,感情极锐敏细腻,属于情感沉溺型,沉浸痛苦中而不可自拔,感叹低回,反映出文人软弱的一面,更是末世词人的软弱。他们对残酷的现实多消极回避、适应,是束手无策,徒唤奈何,而不是控诉、批判和反抗,不是设法去改变,也缺乏对苦难“形而上”的追问。词多是悲吟低诉,是隐忍的啜泣,充满浓厚的感伤色彩,缺乏热烈的“阳性”情感,很少有如南宋文人那样“中原北望气如山”之慷慨激昂,岳飞、辛弃疾、陈亮等词人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血性男儿的英雄气概。

离乱词独抒性灵,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强调:“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恻悱,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于此得其端倪。”①离乱词即是“热血”铸就的真文学,词人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真人用真语写真生活、真感情,没有虚假伪饰、扭捏做作,与传统词中那种风花雪月、叹老嗟卑的无谓应酬和无病呻吟不同,离乱词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欧阳修《梅圣愈诗集·序》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他针对梅尧臣及其诗,强调诗人遭际困厄,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诗人的幸不幸与诗作的优劣成反比,赵翼《题遗山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词也是“穷而后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曰:“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②离乱词更是词中典型的“穷而后工”,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一评蒋春霖《水云楼词》“多清商变徵之音……哀感顽艳,穷而愈工”。③ 朱祖谋撰《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其中评蒋春霖曰:“穷途恨,斫地放歌哀。几许伤春忧国泪,声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贼中来。”④正是战乱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366 页。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955 页。

③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 4665 页。

④ 陈乃乾:《清名家词》第十卷《彊村语业》,上海:上海书店 1982 年影印本,第 76 页。

成就了杰出词人蒋春霖。① 面对人生困厄,词人写出亲历的情感体验和思考。与一般苦思冥想、刻意而为的词作不同,离乱词是为生活所“激”,词人靠真实的体验、真挚的感情来打动人。王国维评李煜词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②离乱词绝大部分都是“以血书者”,是用生命换来的。当生命面对极度压力时,会“激”发一种创造力,离乱词是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倾泻出来的。文学不是“异己”的手段,文学就是目的,就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就是生命本身。“文章憎命达”,王国维评况周颐时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③词人生活中的不幸恰恰是词史的幸运。

愁苦悲凄,离乱词史为眼泪史、苦难史。大悲痛,大感慨,极端化情感,突破正统“温柔敦厚”的“诗教”倡导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更感人,更具艺术震撼力。清代一连串的内忧外患,词人历经劫难,忧心如焚,百感交集,伤世悼乱,各种情感一一诉诸词中。词人不仅仅书写自己的苦难,也为无数无辜受难的生灵哭泣,以“小我”写“大我”,乱世悲情,不只是个体的悲情,更是时代的悲情,很能引起同命运者的“共鸣”。通过离乱词,我们可以全面地认识清代乱离人的心灵状态。

词人以词纪实,以词写史,用自己的生命描绘出一幅幅人世间的沧桑画面。离乱词是社会生活史,具有史料价值。不少词人有明确的“存史”意识,尽管直接描述战乱场景的词作相对较少。如将离乱词全部梳理出来编年排列,即成一部别具一格的词体著述的专门史,可弥补正史之不足,与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诗史”等一起构成完整的历史记述。孙超词是道、咸乱世的哀唱,《应天长·临清兵后市井萧然》描写了山东临清被太平军攻克后的萧条荒凉景象,《满江红·吊金陵》《满江红·吊维扬》等,皆真实描写战乱史实,声情并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论赵起《约园词稿》曰:

> 有所谓《唱晚词》者,多纪寇乱之篇。骨肉凋零,兵戈满眼,亦极人生之不堪矣……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于冈《唱晚词》颇得此意。地则金陵、维扬等处,人则向荣、张嘉祥、邓绍良、袁甲三诸大帅,皆见于篇,虽其词未必入胜,然亦乱离之时能词者应有之言。④

赵起词是形象生动的乱离人的伤心史。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张仲炘离京南下,在赴天津途中,目睹了义和团和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的惨烈场面,随后即作《浣溪沙》(曲曲芳堤浅浅河),记录了这一战事实况,词序云:“行次丁字沽,距天津只数里耳,为兵所阻,烽火连天,浮尸蔽河而下,彷徨五日莫可复之,返棹北行,打桨寄兴。”第二年六月,词人回忆此事仍然是心有余悸,感慨万千,又作《声声慢》,词序云:“回念去年由通返京,亦适值六月三日,雨声枪声相应,血肉狼藉,情景犹历历在目也。”这两首词以题序来叙事纪实,描述战事的真实场面,词中写景抒情与题序中陈述的事实相互生发,增强了词的纪实性和历史感。“诗史”是晚唐孟棨《本事诗》中对杜甫诗歌的评价,杜诗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中百姓的灾难和痛苦,可视为一部生动、形象的时代乱离生活“实录”,堪称“诗史”。周济《宋四家词选》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⑤强调词能“再现”有关国事民生的重大内容。谭献《箧中词》中特地拈出“词史”评价那些能反映乱世的词作,如评汪清冕《齐天乐》(劫灰堆里兵初洗)曰:“浩劫茫茫,是为词史。”⑥蒋春霖推尊词体,以词当诗,真实记录、描

---

① 参见欧明俊《词“穷而后工”说评议》,《词学思辨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7—113 页。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 4243 页。
③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 4268 页。
④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 3529—3530 页。
⑤ 尹志腾:《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济南:齐鲁书社 1988 年版,第 236 页。
⑥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箧中词·广箧中词》合刊本,第 594 页。

写咸丰年间太平军战事,表现忧国忧民情怀,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五赞曰:“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①离乱词如杜甫“诗史”,堪称“词史”。② 通行观念,史书都是用散文体书写的,极少有人将诗、词视为史书,实际上,历史书写可用一切文体。“词史”就是用词这种文体书写的历史,但“词史”不同于“史料”,也不同于史书的“秉笔直书”,不必过分强调对历史事件的“纯客观”真实叙述。“词史”的本质精神是指通过个体心灵感受,艺术性地表现真实的生活和心理,词在“记录”历史时,不重生活层面、物质层面,更多的是表达精神层面、心理层面,不一定要用理性语言来表达。词是“时代表情”,是“心绪”文学,是站在艺术立场表现生活。离乱词不是一般的历史书写,而是感性的形象的历史书写,是乱离人的精神痛史。离乱词书写历史,“实录”很少,更多的如素描,如剪影,如写意画。

同样书写离乱,诗、词同中有异。从“异”处看,诗多叙事,铺叙展衍,正面描写,如鲁一同的《荒年谣》、黄燮清的《灾民叹》、贝青乔的《流民谣》等,“实录”历史,“再现”离乱悲惨场景,表现百姓苦难,真实细致,是以诗体写史、补史。词中也有一些正面直接描摹战乱导致的离乱情状,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独抒心灵伤痛,幽微隐曲,含蓄蕴藉,不是“再现”,而是“表现”。与诗体相比,词体表达感情更细腻、委婉、深沉,尤善于表现困苦穷愁之情。吴本嵩《今词苑·序》云:“大抵诗贵和平浑厚,虽言愁之作古今不绝,而缠绵凄恻,如诉如慕,莫若诗余之言愁可以绘神绘声。”③离乱词即是“如诉如慕”“绘神绘声”的艺术品。

谢章铤推尊词体,《赌棋山庄词话》卷八批评当时词坛:“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④离乱词却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曰:“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义。人既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辟之奇也。”⑤离乱词充满现实关怀和生命关怀,为词坛开辟出新境界,价值独特,在清词史及整个词史上皆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离乱词的研究,可重绘清词以及整个词史、整个清代文学地图。

有清一代,战祸连连,社会动荡,许多人东奔西走,漂泊羁旅,聚散不定,生命无常,苟全性命于乱世,备极酸辛。词人蒿目时艰,以词为载体表达乱离人的生活和心绪。“言为心声”,作为乱世伤心人,词人有一颗善感的“词心”,伤离悼乱,为自己也为他人的不幸命运和遭际而歌哭,伤时伤事更伤心。战争是摧毁千万普通人最起码生活需求的大灾难,百姓只求安定平静生活,厌恶战争,抗拒灾难。乱离时代普遍的人性,求生、畏死、软弱、柔顺、卑微、善良、温和、厌战、渴望和平等,得到词人的普遍关注,但缺乏对自私、贪婪、虚伪、欺骗、冷漠、无情、凶狠、残酷等乱世中人性恶的一面的揭示,是其明显不足。

“离乱”是乱世中人的一种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体验,是一种异化生存,一种在他乡异地的孤独行走。词人被迫远离家园故土,走向不可知的远方,成为歧路上的过客,成为“异乡人”,为了生存,为了明天,苦苦寻觅人生归宿。从故里到路上到异乡,身体和心灵双重漂泊,词人亲身经历从生理、心理上对残酷现实的调适、接受或拒斥,内心充满挣扎煎熬、矛盾痛苦。离乱书写是一种行走离散中的书写,漂泊状态下的书写,是从故乡到他乡的书写,是从熟悉到陌生的书写,是从团圆到分离、从安定到动荡、从欢乐到悲哀的书写。词人思乡盼归,渴望重回正常人的生活,还从残酷的现

---

① 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箧中词·广箧中词》合刊本,第565—566页。
② 参见欧明俊《“词中杜甫”说总检讨》,《词学思辨录》,第132—150页。
③ 陈维崧等:《今词苑》,康熙十年刻本,卷首。
④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423页。
⑤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567页。

实世界中实现精神突围,走向内心世界,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求得心灵的慰藉,超越苦难。离乱书写,是离乱生活形象生动的再现和表现。词人直面苦难,揭示生存困境,表现生命力的顽强、坚韧,面对苦难,词人没有缺席、失语,担当起这种苦难,思考生存、生活、命运,书写着生命的执着与心灵的探寻,自觉建立“苦难词学”。这样的悲情抒发,苦难书写和超越,富有力度,显得厚重,极具艺术张力,避免了传统词的肤浅轻飘之弊。

清词中的“离乱”书写,深深烙上了时代印痕。离乱是中华民族抹不去的苦难记忆,是心灵深处不时发作的隐痛。我们祈祷永远告别战争,告别离乱,告别苦难,过平安康乐的生活。

The Description of“Separation Caused by War”inthe *Ci*-poems of the Qing Dynasty

Ou Mingj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modern China, people experienced endless internal strife, external aggress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Many of them became homeless from time to time. The description of“separation caused by war”in the Qing *Ci*-poems was a history of mental sufferings of the homeless people, in which the *Ci*-poets turned the cruel reality of life into beautiful sorrow and created melancholy melodies with their skillful literary language, The bleak atmosphere became much more heavily depressed by the rhetoric of declining images and words in cool grey tone. These Qing *Ci*-poems which described the separation caused by war, highlighted the state of survival and the inner mentality of those homeless people. Being filled with great passion and immersed in the senses of degeneration, bleakness, remoteness and disillusionment, these *Ci*-poems were genuine literary works made of“hot blood”and were typical of“excellent achievements made under adverse circumstances”. Just as Du Fu (杜甫) created history with his poems, the *Ci*-poets recorded the actual events and wrote history with their *Ci*-poems. Facing the sufferings and disasters, these *Ci*-poets undertook their tasks persistently and conscientiously, instead of being absent and indifferent.

Key words: *Ci*-poem of the Qing Dynasty, separation caused by war, description, excellent achievements made under adverse circumstances

(责任编辑　郑　园)